



景隊去拍攝花絮；由於南非政治不太穩定，所以最擔心的就是治安問題。一位澳洲朋友曾經跟我談及南非，他當時以國際足協（FIFA）身份去南非視察並作出報告，決定南非是否適合舉辦世界盃，評分標準包括：球場的建設、交通安排、當地人民對足球的愛好、經濟、治安等等各方面。他在南非視察期間，出入都有專車及警察為他開路，因此感覺治安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但在南非最後的一天，早上並沒有工作的行程，距離前往機場亦有一段時間，反正空閒着，便準備住酒店對面的百貨公司逛逛。

當他踏出酒店門口的一剎，保安員就一手搭着他，問道：「你要去什麼地方？」他表示只是想到對面的百貨公司逛逛而已，保安竟說要找一位保安護送他到對面百貨公司，至於什麼時候回酒店，保安表示也會安排人手接回。其實那只是與酒店相隔一條馬路，距離大約50公尺左右的百貨公司，保安員還要讓人看見背着長槍，因為手槍不容易被看見，就會有人走過來侵擾搶劫，可想而知南非的治安狀況。

知道治安不好，但工作還是一樣要進行，那只能事事加倍留意，小心安排，希望能盡量提高工作人員的安全度。我們在南非會先找當地華人作地膽，協助安排住宿交通等事項。通常世界盃外景隊TVB會

2010南非世界盃(二)

安排一男一女兩位主持，男主持通常是熟悉足球，於是於當屆我便邀請派出馬啟仁負責報道，而女主持我就想安排當時人氣急升的高海寧，以藉着她的人氣去吸引更多觀眾注意及報章傳媒等報道，但有老闆卻反對，認為她的英文語文能力不夠好，但我覺得我們的節目是在中文台播放的，這問題應不用擔心的，有時候老闆的個人喜好，實際上就是會影響一些同事的工作機會。由於當時老闆沒有提出以哪一個女藝員去取代高海寧，到最後我還是起用了她以及馬啟仁赴南非，報道世界盃，他們兩人表現也相當不錯。記得在兩人出發時，我當時是有些擔心治安問題，千叮萬囑萬事小心，最重要是安全回來。

世界盃期間，外景隊每天會有報道花絮片段，我們在香港也常收到南非世界盃的壞消息，如日本電視台世界盃外景隊被打劫，中國北京台也有被搶劫等，我也有給訊息南非外景隊，指如情況太危險，就不如提早回來比較安全。他們給我的答覆是：「不用怕，我們並不是住在旅遊區，是住在南非一些安全住宅區內，又有當地地



■高海寧攝於南非世界盃。

膽帶領着，知道什麼地方可以去，什麼地方不要去，我們工作得很開心，工餘時間我們一班人還踩單車遊玩，請不要擔心。」了解他們的情況，我也比較安心。

在南非治安這麼不穩的情況下，真感謝當時我們的外景隊仍能保持專業精神，帶給我們南非世界盃的現場訊息。

香港正能量



晨早看見不同類型的遛狗人士，百分之九十九都重視公德，以之視為香港人真正性格，這個小小正能量也值得讚賞吧。

因為那些狗狗每逢路過馬路牆邊，或是看到車站燈柱之類柱狀物體時，總有牠們祖宗遺傳下來的習性，無不好奇嗅嗅柱腳，尋找牠們熟悉的氣味，然後就地解決或大小生理需要，遛狗的人就會第一時間取出早已帶備的水瓶或者廢紙為牠們污染過的角落好好清潔，久住巴黎的朋友就曾說過，法國人老說狗是人類的朋友，可是他們只會要「朋友」為他們做這做那，倒不見為「朋友」做過什麼，他們愛狗大不了愛到給予牠們到處便溺的自由，帶狗外出時，眼白白看着牠們排洩都不當一回事，巴黎的街道，總是到處都留有牠們到此一遊的惡跡，牠們「寶物」的氣味，跟「香奈兒」同樣歷史悠久已人所盡知了；香港就算沒有像巴黎一樣被人視為美麗的城



■看眼神，牠好像說：「謝謝你！」

市，可是也勝在沒有巴黎這種氣味。那天也是跟從巴黎來港度假的朋友路旁散步，走在我們前面一對打扮清爽潔淨的年輕夫婦，男的稍停下來把背包取出水瓶交給女的，女接過來把水向牆腳小心潑了一個圈，跟着又從自己的背包取出廢紙，躬身包好牆腳另一小撮穢物投進垃圾箱。

我們覺得奇怪，他們沒有遛狗呀，可是隨即發現遛狗的原來是距離那對夫婦前面十多步的粗漢，朋友小聲在我耳邊諷刺他：「主醜狗兒羞啊！」帶狗的男人醜眉醜目，真不配是這頭活潑可愛小洋狗的狗主，可憐狗宿命就是不嫌主醜！小狗好幾次停步轉過頭，似乎在回顧牠曾經留過東西的角落，天真無邪的眼神彷彿在傳達着感激為牠服務那對夫婦的訊息。

這剎那縱使看到百分之一污染城市沒公德的家伙，我們始終還是堅信那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九才是真正香港人。希望說自己是香港人的真要照照鏡子。

社會不欠年輕人



任何選舉，都有不確定因素。就像人生之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般，勝敗乃兵家常事。對於大敗的建制派而言，這次當是檢討不足、總結經驗的契機，養精蓄銳，明日再戰！

受「暴力威脅」，年輕選民不便出門或遭阻撓投票，年輕選票大增，在同溫層效應下，政治素人乘「勇武」氣勢，猶如一股龍捲風，推倒不少雄踞地區多年的資深議員，橫掃逾兩成近百個議席。對年輕人來說，可說是極大鼓舞。

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如今，區議會這個舞台輪到反對派尤其是年輕人當主角。這群習慣了高談闊論和空喊口號的人，走入體制後，很快就換了位置，身份也由監督者變為被監督者，尤其是那些支持或包庇暴力的「和理非」。

因為現在各大社區都遭到極為嚴重的破壞，可謂滿目瘡痍，區議員要肩負重建社區的責任，就要跟那些破壞社區設施的暴徒割席。這類素人如何新的崗位取得平衡，人們且拭目以待。不過，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暴力持續半年、至今未見停息跡象之際，居然有「師長」出來充當「好人」，呼籲什麼「不要放棄年輕人」。選舉結果明明顯示，社會對年輕人極其包容！

很多市民正因為那批身強力壯的「勇武」者那出神入化的「傑作」而叫苦連天，更多公司、商舖被無法無天的年輕暴徒打砸搶燒、予取予求。此時此刻，聽到這些遠遠離地的上岸人士猶如隔岸觀戰般她說空話，真令人火冒三丈。

同樣是傷亡，二十一歲的大學生失足墮樓，輿情高漲，悼念人龍如潮；而七十歲的長者清潔工在眾目睽睽下被年輕暴徒扔出的磚頭擊中致死，雖然也有人悼念，卻顯得冷清。難道二十一歲是條生命？七十歲就不是？

誠然，香港經濟發展出現瓶頸，向上流的機會相對少了，但這影響是全社會的，而非僅僅是年輕人。本來，年輕人有活力，有時間，可以出外闖蕩，更可增廣見聞，卻有一批好食懶做的「宅民」，螞蟥在屏後當鍵盤戰士，乃至以街頭破壞為「勇武」。

有人生經驗的年長人士或社會賢達本應予以指點，糾正其不當言行，免其至路愈走愈深，卻不時見那些「縱容歪理論」，令人遺憾。

其實，香港是個社會保障相當不足的典型資本主義社會和最自由經濟體，這樣的制度定型，本來就有利於年輕人。資本家出於逐利兼剝削本質，容易放棄「年老力衰」者而利用「生龍活虎」者，又豈會放棄「勇武」年輕人！



宜居說坪洲

這時勢還是有地產經紀的推銷電話，我反問，天天暴動，何處宜居？過往的黃金地段港鐵站，已經是暴徒重點破壞區；高消費地段銅鑼灣、尖沙咀，又是暴動重災區；甚至書香地段大學區，更是慘不忍睹，昔日書香撲鼻，如今粗話塗鴉。

朋友住在沙田九肚山豪宅，鄰近中文大學，本來大學區住房有價有市，是令人羨慕的地段。就任中大暴徒激戰的幾天，吐露港公路被堵，朋友全家老幼無法外出，幸好家中備有糧。那幾天，城大、浸大、港大激戰，也堵路燒鐵路站，並打個稀巴爛。

大家互相問候，出奇地相似，朋友說：「唉，住近中大無着數！」「我也好不了你多少，住近港大呀！」作為兩間大學的街坊，同病相憐，是否有點滑稽？核心地段不宜居，離島看來最合適。這兩個周日，先到長洲探友，另一個周日，到坪洲悠遊。無暴動滋擾，長洲例牌人氣旺，居住也是要三思的；倒是坪洲諗得過，既有傳統民居，也有大發展商興建組屋，整齊雅致，一出碼頭，回家5分鐘散步或騎單車，也是賞心樂事。島民單車散滿在碼頭邊的鐵欄，老人在碼頭邊踏健身單車，年輕人球場競技，婦女閒坐聊天，那種漁村的悠閒，令備受暴動困擾的市區人羨慕不已。因為島上食肆選擇不多，完全沒商業味，也是少有遊客到訪的原因。來往中環25分鐘船程，這時間比起市區車程，準時得多。如要買樓，不妨考慮坪洲。

坪洲是受人忽略的小島，地勢平坦，古稱「平洲」，四五十年前，為與東平洲區分，故改稱坪洲。島上歷史古蹟不多，只有天后宮（1798年）和廟外的「奉禁封船碑」較具代表性。「奉禁封船碑」（1835年）的故事，因坪洲與大嶼山之間的水域，海盜橫行，清朝的海軍裝備不足以應付海盜，於是想到徵用漁船「放蛇」，令漁民怨聲載道，後來朝廷下令禁封船徵用，立了「奉禁封船碑」。

此外，坪洲金花廟頗為知名，廟前有一對對聯：「求子求孫有求必應；願男願女無願不成」。也吸引不少善信前往求子求孫，據說頗靈驗哩！



百家廊

山林

十年前，初學寫作的我，很想擁有一個獨立的書房。坐在整潔有序的書房裡，打開電腦，輕輕敲擊鍵盤，可以翔鸞翥鳳，可以集腋成裘。這樣的生活狀態，該有多麼美好啊！可惜，我們的小家庭實在沒有多餘的房子使我美夢成真。

涉獵不廣，思路不寬。為了豐富自己的頭腦，那年，我一口氣買下了幾十本文學書籍。家裡沒有書櫃，只好把一部分書放在寫字枱上，其它的塞進紙箱裡。把紙箱放在陽台上，適逢水管漏水，力透紙箱，殃及圖書。那些書買來後，我還沒來得及閱讀呢！一夕之間，全成了皺巴巴的殘書破卷。當務之急，迫切需要解決書櫃的問題。在傢具市場，我看中了一架帶電腦桌的書櫃，買回家來，我的書們總算有了一個體面的「容身之所」。我把書櫃安置在臥室裡，自我解嘲說，這是我的「臥室書房」。

我的書中，有一本作家韓石山的散文集。有一天，我讀到一篇《不才從小有書房》，自此，我要建立書房的願望更加強烈。韓先生八歲開始有了小書房，人到中年有了大書房。韓先生的大書房亦有一個靈動的名字，叫潺湲室。屈原的作品《九歌·湘夫人》有一句「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室名即來源於此。才思如流水，潺湲不斷絕。韓先生幽默風趣，他說：「坐在書房裡，就像坐在了環繞自己的侍妾當中，感覺特別好，千把字的小文章本來沒靈感，一激動就寫出來了。」韓先生買了電腦，感覺寫作比較便利，因此變得高產，好作品源源不斷，為此，韓先生開心地說：「這哪是計算機呀，簡直就是印鈔機嘛！」可見，改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品質，對文學創作百益而無一害。

事實上，沒有像樣的書房也能寫出好作品。當年，劉禹錫得罪了當朝權貴，被貶官至安徽和州當一名小小的通判。和州知



伍采聚

前些日，廣東省作家協會在廣州召開研討會，討論了我的長篇小說《愛不可及》以及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在去年第五十一屆休斯頓電影節上獲得故事片白金大獎的同名電影。文學界的評論家大咖匯聚一堂，令我這隻卑微的「小蝦」不由得戰戰兢兢，在會場如履薄冰。

所幸評論嘉賓裡有我熟悉的千夫長老師，他帶去了他用毛筆字書寫給我的八年前的作品《愛你生生世世》入選中國十大電子書時的入選詞，讓我頓時感到十分溫暖和安心。

這個研討會對於我來說，來得分外地意外。因為，自從進入職業寫作生涯以來，我大多時間都在山腳下的我的小書房埋頭寫字，並不與外界有過多的交往，連自己是什麼時候進入作協的，印象都十分模糊了。回想起來，大抵是我在十年前到魯迅文學院參加過網絡文學編輯班的學習，後來雖然連一天編輯也沒有做過，卻是因此無意地加入了網絡作協。我常當把在紙媒上發表了的文章放到網絡上去，便也有了



2019香港人的眼淚

因緣湊巧，今年夏季我不在香港，每當有人問起「香港這麼亂，妳是不是刻意躲開？」朋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我感覺自尊被觸犯了一下，當然不是！香港是我的土地，我的家，我不會做逃難者，只願做見證者。

十月下旬我回來了，發覺香港局勢不是最壞，而是更壞！我在之前長達四個月裡，觀看香港局勢都是從手機或電視裡的畫面獲知消息，而現在我真正身處其中！此時此刻我真正處這個暴風眼，因為我的家，坐落在九龍半島的中心地帶；我吸入了大量催淚彈、燃燒彈的毒氣和火燒港鐵、店舖等建築物的煙塵，整個九龍區充斥着危險，街道變成了沙灘，磚頭堆在一邊，交通紅綠燈遭受破壞，一些商舖關門，牆身佈滿標語；我知道在這麼惡劣環境下生活的，又何止我一人！我更知道，不少香港人都可以隨時走，但我們選擇留下來，因為我們肩扛有責任！

我回港僅月餘，竟患上精神衰弱症，晚晚焦慮失眠，昨日與鄰居談起她的兒



■旺角現在竟變得冷清，只有沙灘與磚頭！ 作者提供

子從澳洲回來，晚晚聽到每隔一兩分鐘就有「砰！砰！砰！」是發射催淚子彈的聲音，一會兒又有十多輛救傷車「逼埔、逼埔」呼嘯而過，我們已經把門窗關緊，並貼上寬厚的膠帶，然而催淚彈的毒氣仍然湧了進來，喉

嚨有灼熱感，忍不住想咳嗽，頭痛（是一種即將爆癢的疼痛感），我嘗試用一些方式幫助自己睡眠，結果仍然是無效！最後只好選擇安眠藥。

曾經在旺角站月台等港鐵，月台上已擠滿了水洩不通的人群，電子屏幕上顯示十分鐘後就有車，我等了十分鐘後，問前面的人等了多久？原來他等了三十分鐘！我決定走上地面看看有沒有其它的车？竟然什麼車都沒有！街上有的竟是一群群黑衣人 and 一班班戴着頭盔防毒面具，手持盾牌，真槍實彈的防暴警察正在對峙，我需要過馬路，別無選擇，只好低着頭匆匆與防暴警察擦身而過。那一天，我需到對面海辦事，幾經周折花了三個小時才抵中環，才坐下不到半小時，聽到廣播「本大廈已全面落閘，請大家從側門盡快離開」，我匆匆走下樓，街上已經有很多神色慌張的人走過來，告訴我：不要往前面去，因為前面雙方已經打起來了，中環港鐵站也着火了！我想着如何能回到九龍？！最後我選擇東涌線終於回到九龍，好不容易坐上的士，司機要收400元（原本40元車程），為了能安全回家，我只好付款！

由於謠言四起，不知道真假？在超市所有的米被搶購一空，罐頭也是一掃而空，蔬菜麵包主食全賣光了，甚至蠟燭、手電筒也全部搶空了。天呀！今日香港成了什麼世界？我相信這不會是世界末日，因為中國人的智慧裡，知道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什麼事情到了最壞的田地，就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像夢魘一樣的2019年即將結束了，希望2020年的到來，帶給我們祥和新氣象！敢問特區政府，「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個願望是否太奢侈？

四時讀書四時樂

縣狗眼看人低，百般刁難劉禹錫。按規定，通判應該居住三間房子，知縣卻只給了劉禹錫一間小屋。這間斗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就是這樣的居住條件，劉禹錫並無怨言，欣然提筆寫下了千古馳名的《陋室銘》。劉禹錫還給自己的斗室取名叫「陋室」，並與三國諸葛亮的「茅廬」相提並論。我篤定劉禹錫的文采，對於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高潔志趣也真心拜服。但是，我堅決不開歷史的倒車，畢竟，人往高處走嘛！

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二零一七年夏天，我們攢夠了首付，買下了一套三室二廳的新房。這是一套精裝修過的房子。我選擇了最大的一室作為書房。當八節實木書櫃擺在我的眼前，我轉來轉去，左看右看，當真是看它千遍也不厭倦。人到中年有書房，不負半生一場忙。把原有的書籍打包搬進。去本市的舊書市場，淘了不少古籍，買了幾張字畫。書櫃，基本填滿，書房，正式成立，下一步，該給書房整個雅名。

在我養殖的綠植中，有一盆龍爪槐盆景造型優美，線條流暢，秀色可人。因此，我想把書房取名為「槐香居」。我徵求摯友阿慧的意見，「槐香居」被一票否決。阿慧言之鑿鑿地說，這個名字一點也不新穎。原來，阿慧參加同學聚會，就是在酒店那個叫「槐香居」的雅間裡，和大家歡聚一堂。

為了取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名字，那幾天我真的是費了不少心思。我專門從網上查閱了一些名人書房名。明清時候，喜歡舞文弄墨的人，非常流行給自己的書房取名字。明末書畫家胡正言，有書房名曰「十竹齋」。這個齋名，有點「觸景生情」。胡正言的家裡有個小花壇，不多不少，恰恰種了十株綠竹。胡正言心想，我家裡種了十竿竹子，乾脆謔自己的書齋叫「十竹齋」得了。有朋友來訪，仔細數了數那些竹子，發現不是十株，不知何時，竹子又冒出兩株。朋友戲言，我看，你這書齋該改名了，叫「十

二竹齋」才對！胡正言說，過一段時間再冒出來幾棵，豈不是又要改？還是叫「十竹齋」吧！朋友大笑。

清朝小說家劉鶚的「抱殘守缺齋」，更是讓我眼前一亮。劉鶚，自號「老殘」，寫下了著名的《老殘遊記》流傳後世。劉鶚一生喜愛古董。收集來的古董歷經滄桑，殘缺不全，劉鶚不但不嫌棄，還把它們當作寶貝收藏。這些古董，和劉鶚相守了一輩子，就像是靈魂伴侶，相依相戀，不離不棄。另外，劉鶚的書房裡，古籍眾多，缺張少頁的也不在少數。有一次，劉鶚宴請嘉賓，家中高朋滿座，勝友如雲。劉鶚乘着酒興，宣佈自己的書齋名，就叫「抱殘守缺齋」。從此，這個書房名，被一眾好友津津樂道。

在我買的字畫中，有一幅楷書條幅，囊括了宋朝末年詩人翁森的四首詩《春》、《夏》、《秋》、《冬》。詩的內容，以勸學為宗旨，把一年四季讀書的樂趣寫得興味盎然，靈巧生動。翁森的四首詩合在一起，又叫《四時讀書樂》，曾被清代《四庫全書》收錄。我把《四時讀書樂》掛在書房牆壁上，展眸可見，深入我心。我尤其喜歡每一首詩的末句。春天，有綠草茵茵，此為一樂，詩曰：「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夏天，有熏風陣陣，此為二樂，詩曰：「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熏風。」秋天，有霜花皎皎，此為三樂，詩曰：「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天，有寒梅朵朵，此為四樂，詩曰：「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拾人牙慧，模仿先賢。我的書房名何不叫做「四時讀書齋」？我問阿慧，要是叫「四時讀書齋」是不是有點俗？這回，阿慧嘻嘻一笑，說了句「大俗即大雅」。靚名敲定，大功告成。書房外，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書房內，四季如歌，書香縹緲。我，作為此間主人，四時讀書四時樂也！

文字活在哪兒才舒服？

不少的網絡作品，也收穫了一批網友粉絲。會上大家除了從作品本身探討了我的小說和電影的故事性、文學性、敘事方式等等，最為集中的一個話題是「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的區別，廣東財經大學文學院院長江冰後來說，他參加了幾個地方文學界的會議，都在糾結同一個問題。

我的思維一向比較發散，由此便想到，若是在甲骨文時期，文章記載在甲骨上，我們該稱之為「甲骨文學」嗎？若是在竹簡書寫時期，文章記載在竹簡上，我們該稱之為「竹簡文學」嗎？再後來有了絹，寫在上面的文章未必叫「絹文學」，有了紙，書，也不見古人將他們的書稱之為「紙文學」……

有趣的是，「網絡文學」似乎是漢字寫作的專利。翻看網上的統計，「網絡文學」在中國僅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和互聯網在中國普通老百姓中間普及的時間差不多。在我看來，無非是電腦比較普及了，人人可以用電腦簡單地寫作，將自己的文章自由地在網絡上發表，因此便有了

「網絡文學」。當然，胡亂發表的「網絡文字」和用心書寫的「網絡文學」還是有所區別的。

對此我便是簡單粗暴地認為，無論是甲骨，還是竹簡，還是絹，還是紙，抑或是如今的網絡，不過都是文字的一種載體罷了。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寫到《紅樓夢》養活了一群靠「紅學」吃飯的人，各種因「紅」而紅的紙質書、電子書、視頻講座，簡直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紅學產業」。如今的「網絡文學產業」亦不例外，據說由於網絡讀者們在網上追更、打賞的閱讀形式，還有各大文學網站採取長線共享創作紅利的收益分成，還有版權買斷等對作者有益的形式，吸引了國外的一些作家加入了網絡寫作。不同的載體最後承載的結果卻是同樣的。

人類最後的寫作是否都會歸向網絡，當下誰也無法定論，唯一能夠肯定的，即便是網絡上的文字，我們還是可以像千夫長老師一樣，用筆墨把它寫下來，在無可避免的電腦時代可以有機會去細細感受傳統的質感和溫度。